

建筑可阅读

万福麟宅邸

●陈述

在岁月长河的流转中,总有一些建筑静静伫立,诉说着往昔的故事。今天,笔者带大家走进位于洮北区的万福麟宅邸。

这座宅邸位于市政府院内西侧,看似平常,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它始建于1926年,是奉系军阀要员、黑龙江省督军万福麟的私人宅邸,历经百年的风雨,依然保存完好,如今已是吉林省文物保护单位。

万福麟是民国时期东北军的重要将领,曾追随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在抗日战争中发挥过作用。他的宅邸作为其历史活动的见证,承载了民国时期军政人物的生活轨迹和时代变迁的印记。

从外观望去,红砖灰瓦的墙壁,飞檐翘角的屋顶,既庄严又古朴,简洁之中尽显历史韵味,是白城市内唯一一座带有廊庑的四合院。走进宅邸内部,布局精巧,正房、东西厢房、垂花门、地下室、天井、花墙、回廊一应俱全,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神秘的空间。正房坐北朝南,东西厢房在廊庑的连接下,与正房形成统一的体系,所有房间巧妙贯通。廊庑的六根回廊柱,不是百年古木,却是中国的水泥建筑艺术。灰筒瓦下藏着的不是传统榫卯,而是用现代工艺复刻的飞檐斗拱。百年的雨雪风霜,墙砖褪了颜色,可当您抚摸这些忍冬花纹的屋脊,仍能触到那个新旧碰撞年代的温度,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当年工匠们的精湛技艺。

房屋的规格也很有讲究,正房长18米,宽12米;东西两厢房均长18米,宽8米,都是硬山式瓦殿顶,灰色筒瓦覆盖,瓦当有兽面纹饰,脊端是忍冬纹脊饰,十分精美。四阿翘起,檐下的回廊明柱,让整个建筑更显大气。而且,它们都建在1.6米高的台阶上,行走其间,台榭回廊,曲径通幽。

值得一提的是,这座建筑的骨架采用水泥抬梁式木构架,明柱也是钢筋混凝土浇筑,乍看像砖木结构,细看方知是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历经百年的风雨洗礼,它依然坚固如初。

万福麟宅邸,不仅仅是一座建筑,更是历史的见证者,它见证了时代的变迁,承载着岁月的记忆,等待着更多的人去聆听它的故事。



万福麟宅邸鸟瞰。

本报记者李晓明摄

金笔玉墨青春血 写出满台锦绣花

——白城市戏剧创作中心文化薪火与艺境深耕

●葛月

风从科尔沁草原吹来,裹着历史的味道,激起洮儿河的层层波浪。鹤群振翅的刹那,一声长鸣刺破暮色,好像吉剧有力的拖腔,融入黑土地纵横的皱纹中。在这里,白城市戏剧创作中心的笔尖蘸取着城市发展的风霜雨雪,将时光流转的痕迹,谱写成戏台上曲折鲜活的悲欢离合。

白城人杰地灵,文脉厚重;特别是戏剧灿烂辉煌,创造了“吉林西部戏剧现象”。托举起这份辉煌,一方面由于舞台表演的二度创作强有力,另一方面与白城市戏剧创作中心的创作指导分不开。

白城市戏剧创作中心成立于1964年9月,原称白城地区戏剧创作室,是隶属文化局的艺术事业单位,工作任务主要有3项:从事戏剧创作,为艺术表演团体提供演出剧本;在全省戏剧创作网络中承上启下,承担对县级戏剧创作室(组)的业务指导;完成上级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交办的创作组织工作和多项工作任务。

1969年12月,白城地区戏剧创作室一度解体。1970年5月,根据吉林省三月创作会议精神,成立白城地区文艺创作组,1979年恢复白城地区戏剧创作室之名。1993年白城撤地设市,白城地区戏剧创作室顺延为白城市戏剧创作室,2012年改为白城市戏剧创作中心。

细细数来,白城市戏剧创作中心成立至今已经走过60个年头。这风风雨雨的60年绝不是蜻蜓点水的浮光掠影,而是“雕能岁月非寻常,铁肩道义笔如钢。字字句句皆心血,满腔热忱捧华章”。创作中心从领导到剧作家,始终保持着巨大的精神定力,守常守恒守道,坚持为百姓创作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60年里屡创佳绩。

1964年成立伊始,《百花公主》《洮水东流》《山乡儿女》等5部作品在省汇演中获优秀剧目奖,首战告捷。1965年《果园长春》《战风沙》《第一针》等获优秀剧目奖。1966年又有《跃马扬鞭》等4部作品在省里获奖……

据不完全统计,从1964年至今,创作中心创作、指导的剧本在国家、省、市发表、演出及获奖大戏小戏有三四百部之多。戏剧种类有吉剧、京剧、评剧、话剧、二人转、歌柳等,数量之多,质量之高,灿若星辰,令人惊叹。

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白城市戏剧创作中心多次在省的会议和报刊上介绍工作经验,曾受到原省文化厅表彰,荣获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奖励。

白城市戏剧创作中心首位主任王宗礼,领导白城市戏剧创作工作近20年。他见证了白城市戏剧创作中心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全过程。他是白城戏剧创作辉煌时期的直接组织者、领导者,剧本生产的第一责任人。作为白城市文化艺术的功臣,他被原省文化厅、吉林省文联、吉林省戏剧家

协会授予终身成就奖。

宗礼先生是白城文化界的巍峨磊落之人。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他不忘初心,敬业乐群。在他主持创作室工作时间,殚精竭虑、兢兢业业,组织创作、指导创作、挖掘人才、网罗人才、培养人才。有很长一段时间,剧本的数量和质量在全省均名列前茅。

宗礼先生为人正直,行为坦荡,其人格魅力霁月光风。他的精神、作风影响着整个白城地域的创作者。白城王宗礼已经成了业内的文化品牌,当时创作队伍中流行一句话“人人想当王宗礼”。追慕王宗礼,成为第二个白城王宗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了一种时尚。他的后继者们,一代又一代的负责人更是自觉延续着王宗礼先生留下的光荣传统,前赴后继锐意进取。

白城市戏剧创作中心曾经辐射到周边的乌兰浩特和突泉,创作人员最多时有100多人。在王宗礼及其后继者的带领下,白城戏剧创作队伍兵强马壮、人才辈出,一大批剧作家声名远播。如李杰、郝国忱、张国庆、刘成志、周永太、杨学志、王泽彬、马金平、冯延飞、隋程雁、王秀霞、杨凯、孙玉祥、孙玉林、陈忠伟、孙修竹等。

艺苑飞花曾寓目,无限丹心向未来。白城市戏剧创作中心一代又一代的“王宗礼”们,就像宗礼先生当年一样,为白城戏剧创作的再度辉煌做着艰苦卓绝的努力,此正薪火相传之谓也!

2012年吉林省戏剧创作机构进行了合并,白城市戏剧创作中心因其实力和影响力,不但没有被合并,反而把原来的白城市戏剧创作室改名为白城市戏剧创作中心,彰显了其声望。作为吉林省唯一独立存在的戏剧创作机构,它承接了吉林省戏剧创作最高部门——吉林省艺术研究院指派的一些全省采风等活动。在《吉剧集成》和《吉林省二人转总集》著作的出版中,多部苦寻不见的稿件最后由白城市戏剧创作中心为之提供。

有为才能有位,有位更要有为。面对戏剧的低迷,白城市戏剧创作中心及时调整工作思路,由戏剧创作向多元化发展。他们围绕着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创作谋划,白城每一个重大事件和时间节点,戏剧创作中心的作品都会及时地呈现在舞台。

1998年白城发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为了纪念抗洪胜利,戏剧创作中心创作了《仙鹤迷恋的地方》《每当我走过街心广场》《白城草原塞江南》等歌曲。市政府以《仙鹤迷恋的地方》为名出版了录音带,电视台制作了同名的电视专题片,时至今日仍广为传唱。

老城改造期间,组织创作小品《城改风波》、诗朗诵《白城,我爱你》、音乐快板《老城新姿》。为脱

贫攻坚,创作小品《洮儿河畔》、表演唱《脱贫攻坚赞歌》、诗歌《人间大爱》。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创作小品《胎霸道》、小戏《小秘密》、歌曲《我们的梦我们的城》……戏剧创作中心为白城大型演出创作几十首歌曲,为上百台晚会撰稿,诗歌小品更是不计其数,真正写出了“满耳歌声满目花,满台锦绣放光华”。

虽然戏剧演艺活动不多,但是创作人员仍笔耕不辍,创作了《吴雅琴》《山里娘》《红脸白脸》《牛犊嘴的春天》《方圆之间》《春捺钵》《宝贝回家》《死去活来》等一大批在吉林省有影响的获奖剧目。2024年创作的歌舞剧《辽吉记忆》成功首演。白城市戏剧创作中心真正做到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政府工作,为百姓服务,精彩舞台,精品不断,赢得了各界的赞誉。

除了日常的创作工作,戏剧创作中心还努力进行团队建设。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派创作人员深入生活,积累素材;外出观摩,力争提高创作人员眼界;举办人才培养活动,提升创作人员素质,目前已经成功举办了7期。针对戏剧演出少的情况,他们与高校合作,为白城师范学院创作了话剧《老人与碑》;与电视台合作,创作网络视频短剧《一路繁花》;与广播电台合作,制作访谈节目《白城戏剧往事》;与白城日报社合作,在报纸上开设专栏《黑土地艺术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拜访了很多白城戏剧家本人或者其后代,让这些珍贵资料得以保存、精神得以学习,风格得以发扬;并将这些资料加工整理,拟出版《白城戏剧人物口述历史》一书。

2024年8月,白城市戏剧创作中心在成立60周年之际,入住环境优越的新办公大楼。他们存有图书千余册、剧作家手稿近百份、白城剧作家剧作选近30种以及白城市戏剧创作中心的《剧稿选》若干册。

白城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大力支持,全力把白城市戏剧创作中心打造成白城戏剧文化教育基地。白城市戏剧创作中心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无论是活动开展还是剧本创作,在吉林省都拿得出、叫得响,赢得了很多省内同行艳羡的目光。几十年延续的优良传统,底蕴犹在,风骨犹存。这是白城的极大特色,这是白城文化的亮点。

金笔玉墨青春血,写出满台锦绣花。从田间到地头,从城市剧场到新媒体时代,白城市戏剧创作中心用一方舞台承载着黑土地的欢笑与泪水。落笔精微,气象犹大,在传统与创新的碰撞中,它既是地方文化的守护者,更是时代声音的传递者。洮水梨园,鹤鸣九皋,星空无比浩瀚,探索永无止境。愿白城戏剧的“老腔调”唱出“新故事”,愿白城艺苑再度迎来满天霞彩、满地花荫!

“晋高句骊归义侯”金印“回家”

●孙春艳 裴雨虹



“晋高句骊归义侯”金印

5月18日,在2025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吉林省主会场活动中,一方西晋时期的“晋高句骊归义侯”马钮金印被无偿捐赠给集安市博物馆,流散1700多年的金印顺利“回家”,不仅为研究中原王朝对高句丽的管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见证,更让公众得以近距离感受高句丽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交融。这方金印的印钮印身一体铸造,印面2.4×2.3厘米,通高2.8厘米,印台高0.6厘米,重约88克。印文“晋高句骊归义侯”工整清晰,笔划交接自然流畅,其中的“高句骊”即“高句丽”,是西晋颁发给少数民族高句丽的官印。印文中的“归义”,为效顺归附正义之意,“归义侯”则为中国古代赐予少数民族首领的封爵,象征其对中国古代王朝的臣服。

历史上,高句丽作为中国古代民族地方政权,跨越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三个历史时期,在东北亚历史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两晋以来,我国中央政府一直有给内附的少数民族政权首领颁印的传统。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王志刚表示,“晋高句骊归义侯”金印以及此前面世的几方“晋高句骊率善”铜印的出土,共同证明了在晋初高句丽是处在中原王朝的羁縻管辖之下的。

金印的发现与回归,以方寸之物见证了1700余年前,生活于白山黑水的古代族群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实证了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

(据《吉林日报》、吉林广播电视台“文化下午茶”)

镜子,是每日梳妆、穿戴之必备,属于寻常的物品,但又具备一些特殊的象征意义。我国古代有丰富的镜子文化遗存,不仅物质实体很多,在一些文献、民间传说中,有关镜子的故事也不少。人与物的影像,在镜中展现、延展、变形、错杂……以镜子为媒介的文化形态,从多个方面展现着国人的心理趋向。

远古时代,平静的水面、盛水的岩石和容器等可看作最早的镜子雏形。石镜是中国最早的镜子,虽然具体制作时间等已不可考,但在古代典籍作品中有所描述。而铜镜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梳妆工具,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到清末民初,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并被赋予丰富的文化内涵。



战国五山纹铜镜



唐代铜镜

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铜镜,应该是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的七角铜镜,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齐家文化铜镜展现出先民生活日常乃至审美追求的细节,据考证,其为祭祀礼器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早期铜镜不仅用于照影,还用于占卜吉凶阴阳,常被作为天子赏赐之礼。

到了商周时期,铜镜大多呈圆形,但数量颇少,只有权贵才可使用。镜面普遍带有一些星芒纹、叶脉纹等略微简单的装饰。春秋战国时期,铜镜铸造逐渐成为独立的体系,铸镜业盛行,花纹也逐渐多样,主纹与地纹共同装饰着圆形的镜面,除了此前商周时的纹样,还出现了花叶纹、山字纹、蟠螭纹等。

秦汉时期,铜镜发展态势迅猛,工艺比起前代更为精湛细腻,装饰题材也是包罗万象。尤其东汉时期,铜镜制作工艺达到一个高峰,镜子的尺寸也进一步加大。当时的时



民国时的首饰箱与镜子

镜中万象

●宋扶日

代风貌、审美趋向,曾在一方镜面之间闪耀着独特光辉。

隋唐时期,铜镜的造型与纹饰又提升至新的高度,最为明显的是出现了菱花、葵花两种样式,以及许多受到异国文化影响而产生的纹样,如葡萄纹、海兽纹等。这些带有外来文化色彩的纹饰,体现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交流的频繁程度。除了动物、人物纹饰,诗文等元素也有所体现。这一时期的铜镜铸造技术有显著发展,材质更加光滑,制作更加精良。

宋辽金时期直至元代,不仅铜镜的实用性进一步增强,还呈现出市场化、商品化趋势,而且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状态不同,铜镜的风格质地也各有不同。笔者在国内很多博物馆见过这一时期的各种类型的铜镜,包括花鸟纹铜镜、双鱼纹铜镜等。这一时期铜镜的民俗风情和世俗化特点,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

除了艺术风格层面,将镜子与民俗相联系的心理和行为,也在历朝历代的铜镜中有所反映,并在现代社会留有遗存。比如,铜镜承载的象征寓意,主要呈现在婚嫁风俗、丧葬礼俗、镇宅辟邪等方面。

铜镜在古代是一种重要的陪葬物,这反映了古人两方面的意识,一是认为铜镜带有某种吉祥寓意,二是认为铜镜的功能性与逝者灵魂之间有着某种联系。源于镜所展现的洞察力和某种神秘性,铜镜与辟邪镇宅等观念也是息息相关。唐代《异闻录》中记录了一则唐天宝年间的故事,其中就提及一面神奇的水心镜,说这方镜子“纵横九寸”“背有盘龙”,并且描述了它的“奇效”。“镜龙

长三尺四寸五分,法三才,象四气,禀五行也。纵横九寸,类九州分野。镜鼻如明珠焉。开元皇帝圣通神灵,吾遂降祉斯镜,可以辟邪、鉴万物。”虽然如今铜镜被工业化的现代镜子所替代,但我国一些地方依然存在与镜子神秘寓意有关的风俗。笔者在贵州兴义布依族、苗族群体居住的寨子中,常能看到有人家门前高处放置着一面镜子,这是辟邪观念与日常生活相连接的做法。

婚嫁风俗中,镜子作为常见的一种嫁妆,表达着人们对婚姻生活的祝福,同时也与民间的送子文化相关,承载了对于子孙绵延的期望。宋代《东京梦华录》中如此描写迎娶新娘的礼俗:“新人下车,踏青布条或毡席,不得踏地。一人捧镜倒行,引新人跨鞍草及秤上过,入门,于一室内当中悬帐,谓之虚帐或只径入房中坐于床上,亦谓之坐富贵。次日五更,用一桌盛铜镜于其上,望堂展拜,谓之新妇拜堂,此拜尊长亲戚。”民间婚嫁风俗中还有照镜的仪式,至今仍然存在

于我国部分地区,即新娘在出嫁前,会在镜子中端详自己的样貌,这一举动具有审视自身和迎接新生活的寓意。从某种程度上说,人对自己外形的评判、对内心的观照和对外界环境的观察,均可从镜中得到答案。镜子描摹深纵的空间,也填补意识的空白。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镜文化,风格多样、寓意丰富,幻影万象凝聚其中,散射出叠加的光晕,令人目眩,也令人回味。

(图片由作者提供)